

篆刻家傅世亨：一鑿一劃五十年書畫印「三拙融流」

藝術最高境界是返璞歸真

中國傳統書畫講求書、畫、印三位一體，這亦是它區別於西方藝術的重要特徵。但真正同時研究三者並成就非凡的藝術家，近代以來屈指可數，僅吳昌碩、溥心畬、齊白石等幾位而已。同時深耕三個領域實屬不易，香港篆刻家傅世亨卻選擇了這樣一條道路。1969年從藝至今，他算是功成名就，亦已桃李滿園，但他仍未停止步伐，在技法上不斷求索創新，試圖令書畫印三者融於一體；而在心法上，他嚮往返璞歸真的境界，恪守「大巧若拙」的意念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
◆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金源

1969年，香港中文大學教壇匯聚着一班來自內地的學者、名家，當時的新亞藝術系分為中畫和西畫，按照繪畫題材，每個分類由一位老師教學：花鳥、油畫老師是留日歸來的丁衍庸，中國山水畫老師是知名海派畫家張碧寒，花卉畫老師是蘇州畫家周士心，人物畫老師是擅繪羅漢的蕭立聲……身處名家殿堂，傅世亨選擇了修讀中國畫，同時也開啟了他的篆刻藝術的探索之旅。

師承丁衍庸 自創個人風格

「1969年我入了新亞藝術系，除了在上課，每周會有一晚去丁衍庸老師家中，跟他學習篆刻。」在所有教授中，丁衍庸的藝術成就最令傅世亨景仰，當時跟他學畫的學生比較多，學篆刻的卻很少，傅世亨觀察到跟隨老師學畫的同學，大多照樣臨摹他的畫作、模仿他的風格，難以發揮創意，於是毅然選擇了學習篆刻：「學篆刻，我可以學習他構圖的技巧，但選材設計方面不受他影響，可以自己發揮創意，就算我的作品沒有他那麼高超的技巧和藝術性，但起碼有我個人的風格。」

這樣的學習一直持續到1978年丁衍庸去世為止，傅世亨至今仍保留着一查丁衍庸給他的功課評分紙，那時他每周會完成六七個作品，丁衍庸的評分也從一開始的70、80分，升到最後的95、96分，甚至還得過一次滿分。丁衍庸離世後不久，有位法國學者來香港找他刻印，得知大師已逝深感遺憾，於是輾轉打聽到傅世亨，知道他是丁衍庸的得意門生，於是請他設計了那方原本想由丁衍庸完成的印章。傅世亨現在想起仍覺得很感慨：「那算是我年輕時最有紀念性的一方作品，也算是我代老師完成了別人的委託。」

追求獨創性 融合書畫印藝術

丁衍庸不遵循傳統等分的漢印格式，偏愛創作畫面自由、不規則的作品，傅世亨習得了老師「以畫入篆」的獨創形式，將象形文字和圖畫融入篆刻，所創作的「得魚忘筌」「見龍在田」「三羊啟泰」



◆傅世亨訪問當日即場創作的《一筆悟》。



◆傅世亨收藏的元朝畫家王振鵬作品。



◆傅世亨書法作品《千里之行起於足下》



◆傅世亨近年創作的書法畫《上善若水》，將書、畫、印融於一體。

等印章都體現了這樣的特徵。他還將篆刻融於書畫之中，近年創作出「書法畫」，畫中有書法又有畫藝，構圖卻是篆刻的布局設計。「我的書室名叫『三拙堂』，我的最終理想是將書畫印三者結合創作出新的藝術形式，令畫中有書法味道，書法中又有篆刻技巧，這是我未來藝術上繼續追尋的目標。」

要同時進行書畫印創作並非易事，幾十年裏輪流做着這三件事，傅世亨笑稱自己是有些貪心，為多些時間創作，他自1973年大學畢業至今從未做過全職工作，平日除了教學便是自己的時間，他笑說自己「一生做兼職」，但從中也可見他對藝術創作的執着。篆刻需要把頭埋得很低，因為年輕時每日刻四五個小時積勞成疾，傷及頸椎，傅世亨現在每日都要接受治療，他笑說：「我們中國畫家又多一件『工作』就是要益壽延年，我現是古稀之年，以這個



◆習得了老師「以畫入篆」的形式，傅世亨將象形文字和圖畫融入篆刻。



◆傅世亨收藏的明朝畫家周臣畫作。

收藏品作為教材 與學生共賞

自學生時代開始傅世亨就喜歡逛摩羅街，他多年收藏壽山石，積攢了一批優質珍貴的藏品。他亦有收藏明清字畫，其中一些都毫不遮掩地直接掛出在平日教學的畫室內，傅世亨說：「一方面是因為我自己鍾意隨時欣賞，另一方面也用來教學，同學生一起欣賞研究，提高他們的藝術修養。」他收藏講求隨緣，從不刻意尋找，首先看作品的藝術性，其次才是作者知名度；雖重視題字的書法性，但即使是無題字的作品，他覺得有價值也會收藏。傅世亨有一張描繪元朝貴族打獵場景的收藏，畫作上無任何題款，於是他在上面自己寫上題字，笑言：「如以後被認定是珍品，被博物館收藏，還會有我的題字在上面哩！」此外他也收藏了多幅宋元明清時期字畫，以及近代文人的書法作品，如元朝畫家王振鵬畫作、明朝畫家周臣的山水畫、清朝道光年間狀元張之萬的作品，還有近代知名學者錢穆的書法作品。

他的教學方式也相當自由，他認為純藝術家教學生就是教自由發揮，沒有規範格式，而是着重於培養學生的藝術修養，讓他們自己領會要點：「藝術創作就是講究自由創作、表達、發揮。如果個個學生都教臨摹，反而會折墮了他們的發展。」無論是教國畫、書法還是篆刻，他都會從整個中國藝術史中挑選一些優質作品和作者介紹給學生，讓他們自由選擇喜愛的名家作品研習：「我不會要他們學習我的風格，因為我的風格十分局限，而歷史上的風格很廣泛。」學生中有不少人跟隨他學習了二三十年時間之久，有的甚至學有所成，在外開辦了個人展覽。



◆傅世亨作品《豐收》將月色融入畫中。



◆傅世亨收藏的明朝畫家周臣畫作。

話你知

篆刻不止姓名章 藝術表達堪細賞

如今，香港從事篆刻的藝術家極少，除了早期兩位篆刻家馮康侯、陳語山比較知名，如今聲名在外的篆刻家都屬內地的較多。與之同時，大眾對此也十分陌生，在大多人眼中，篆刻藝術深奧難懂，是冷門的藝術。也有許多人以為篆刻就是刻姓名章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

傅世亨介紹：「最早的篆刻並非專刻人名，而是多刻一些記事的話語，比如以一句話記錄心情、故事，另一些才刻官名和頭銜。後來出於宋元明清文人創作字畫的需要，才開始以刻姓名章為主，其餘印章就被稱為『閒章』。」「閒章」又分為兩種，一種是主人的居處之名，如「某某齋」「某某居」「某某樓」，另一種就是篆刻家以一句話表達當下感受，如「怡然自得」，或是一句祝福話語，如「松柏長壽」等。

「急就章」見藝術功底

傅世亨將篆刻統分為「小寫意」與「大寫意」，大部分作品屬於小寫意，即是以工整、規律、端莊的字體，預先設計排布好再刻出。而丁衍庸的作品則是以大寫意為主，即以刀代筆在石頭上直接「揮毫」，不經預先設計，而是在很短時間內即興完成，也就是常說的「急就章」，這在篆刻家中十分罕見。傅世亨也談到，大部分篆刻家都需先用毛筆於宣紙起稿，再反寫於石頭印面再刻，但連這一步丁衍庸都可以省去：「他就是無須起稿，直接寫就然後落刀。他的腦可以配合到他的手，這大概算是一種天賦。」

傅世亨雖也嘗試過老師這種不起稿即興創作的方式，但只有在筆畫少的時候才能做到。在做一個作品前，他通常會設計好幾個版本，然後選擇最滿意的寫上去再刻。很多時候他覺得未能表達自己的藝術意念，就會磨掉再重新刻過。

「拙」字有乾坤 大器晚成更滿足

談到書室名「三拙堂」，傅世亨說從字面解，這是一個很謙卑的名字，但從藝術角度看卻並不謙卑：「『拙』是一種很高的藝術境界，我就是在追求這種藝術境界。」他的書室裏珍藏有兩幅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的書法作品，一幅是錢穆年輕時所作，另一幅是晚年時所作，傅世亨告訴記者，錢穆中年時的字比較清秀，有些露鋒，而晚年時卻因藏鋒而變得樸實。「其實我也是一樣，中年有時在作品中着意表現技巧，但現在不會了，現在追求的藝術境界就是『藏住』，所謂大巧若拙，真正高超的技巧要有『拙』的意味。」

傅世亨亦提起幾年前有位玄學家朋友評價他是「獅型人格，大器晚成」，他對這個講法很滿意，也充滿盼望：「也就是說，我要很大年紀才會有成就，我已經努力了幾十年了，應該越來越接近那個目標了，大概80歲就會有所成吧！」

◆傅世亨收藏的錢穆晚年書法作品，有「藏鋒」之意。



觀點

創新潑墨技法 用抽象風格「找出路」

訪問末了，傅世亨說要給記者看幾幅最近的「失敗品」。他拿出幾張草稿，原來他最近正在嘗試一種新的潑墨技法，不斷試驗，以創作出「抽象潑墨畫」。

「這種方法以前未試過，通常潑墨時會有一個想像，再決定如何潑，哪些地方留白，潑完後再以

筆修改，組織畫面形成構圖。」傅世亨希望用這種技法，創作出半抽象的水墨畫。「畫是要不斷發展的，只畫傳統山水是找不到出路的，因為你用的技巧很多畫家用過，畫出的畫面很多畫家畫過，所以一定要加上新的概念，才可以找到新的出路。」傅世亨認為，在繼承傳統之餘再前進，就是要加上半抽象的意境和畫面。「和西洋畫的色彩豐富不同，中國水墨相較於西洋畫就勝在用色純粹，這也是國際上水墨畫受歡迎的原因。現在香港有一班當代藝術家在這方面努力，用半抽象的方式創作，這可以發展成一種國際性的風格。」



◆學生們大多跟隨傅世亨多年，張逸莉何國寶都是他的得意門生。